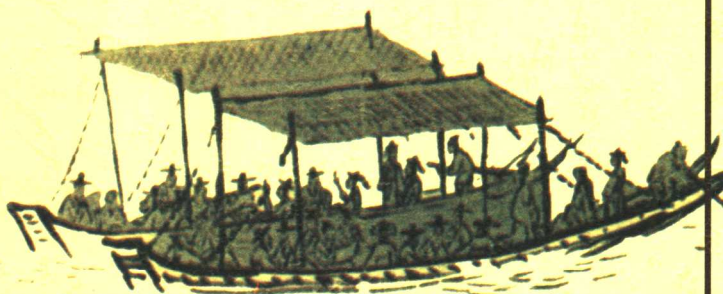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夷坚甲志卷第十三

狄称卦影

狄武襄之孙称，得费孝先分定书，卖卜於都市。芄林向伯共子称，自致仕起贰版曹，称为写卦影，作乘巨舟泛澄江，舟中载歌舞妇女，上列旗帜，导从之属甚盛。岸侧一长竿，竿首幡脚猎猎从风靡。诗云：“水畔幡竿险，分符得异恩。潮回波似镜，聊以寄君身。”向读之甚喜，自以必复得谢，浮家泛宅而归，但未尽晓。一日，上殿占对颇久，中书舍人潘子贱良贵摄记注侍立，前呼曰：“日晏，恐勤圣听。”向子湮退^①，而天语未终，向不为止，潘还就班。少焉，复出其言如前，向乃趋下。明日各待罪，上两平之，已而各丐外。向章再上，以学士知平江府。到官三月余，力请谢事，优诏进秩以归，始尽悟卦意：“水畔幡竿”，指潘公也。而出守辅郡，上眷益厚，所谓“分符得异恩”也。“潮回”者，言自朝廷还。“波似镜”者，平江也。“聊以寄君身”，谓姑寓郡斋，终当归休耳。

死卒致书

绍兴戊午，吕丞相居天台。族婿李修武寓会稽虞氏馆，方与妻对食，一走卒以丞相书至，李接书展读。其人曰：“本府某提辖已在大善寺，使邀修武。”李诺之。须臾，起更衣，久不出。妻往寻之，乃见在圃内池水上，身没至腹矣。急呼童仆共拯之，得不死。徐问所见，曰：“适与某提辖饮梅花酒，乐作正欢，而尔辈挟我出，不能终席，殊败人意也。”池四面有桃梅数十本，遣视走卒，已失所在。后半月，有自天台来，言提辖者死几月矣。走卒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，道死於嵎县。县人检尸得其券帖，独不见丞相书。是日，盖李得书日也。死卒能致生人书，亦异矣。

傅世修梦

傅世修，会稽人。乡举不利，梦入省闱，试《德隆则晷星赋》。次夜，又梦如初。试券内画巨钩，钩下有髯龙用爪覆李伯时马五六纸。傅以梦稍异，因志之。后三年乡贡，明年省试《天子以德为车赋》，默念车有轨，轨者，晷也。当□□已而不利。又三年，复赴省，试《天地之大德曰生赋》，策问马政，遂中第。乃悟昨梦，自解曰：“德隆者，大德也。星者，曰生也。卷中画马，马政也。”而不了髯龙之义。既奏名，谒谢坐主。见勾龙庭实校书，言傅所试卷，在其房中。勾龙状貌甚伟而富髯须，乃尽晓画中意。时绍兴十二

年。

樊氏生子梦

衢人樊国均说：建炎庚戌岁，其父察调宣州通判，代乡人徐昌言，明年八月当赴官。是岁十二月七日，樊夜梦是月二十五日，宣卒携书来迎，抱一小儿拜廷下，讶其无仪从之物。答曰：“途间盗梗，不敢以器皿来，只有青盖及数轿耳。”问所以抱子状，曰：“家无妻室，唯此一子，爱之，故以自随。”次日，以白父。父曰：“心思之官，故梦如是。”是时樊妻柴氏孕，当以正月免身，岁未尽五日，忽苦腹痛，将就蓐。宣卒张德以徐通判书来，云已得祠禄归乡，就携逐兵来。樊视其人，绝类所梦者，但不抱子。而询所赏物，其答与梦中言无异。至暮，柴诞一子，既阅月，俱往宣城。张德者来谒告，曰：“向被差时，一子才六岁，以无母，留姑氏拊养之。今归，则死矣。”问其日，乃与柴氏诞子时同，则梦中之祥，盖当为樊氏子也。

杨大同

杨大同，怀州人。未第时，随兄官下。尝与兄之小儿肩輿为戏，儿已下轿。杨揭帘，见妇人抱幼女坐轿中，大惊异，即以兄子归。急出外舍，思所以挑招之策。旋踵间，妇已在卧内，笑曰：“在此待子。”遂与之狎。问其故，曰：“我某家妇，夫行役不归累年，以子独居，故逸而从子。子

勿泄勿娶，我虽久此，外人不能知。”自是与同寝食。历数月，杨颜色日枯悴，兄家疑之。亦尝闻夜榻人声，意有淫厉，呼道士以天心六丁符箓治之。妇忽变形，作可畏相，欲杀杨。杨哀鸣恳拜曰：“请后不敢。”遂如初。少时，自垂泣辞去曰：“我乃尔三生前妻。此女，尔女也。尔为商往他州，顾恋倡女，不知还。我贫困不能自存，携此女赴井死。诉之帝，帝令天狱□法曰：‘尔逐利忘家，致妻子死於非命，虽有别善业当登科，然终不能享，自此十年间将受报。’我以前缘未断，来寻盟，今数尽当去，亦从此受生矣。”出门，即不见。绍兴五年，杨登科，再仕为广西帅属，以事至柳州，过灵文庙。庙祝请入谒，杨不可。祝曰：“不然，神且谴怒。”杨叱之，径谒太守。饮汤未毕，盞落手而仆，即死。皆云柳侯所怒，不知其向来事也。相距正十年云。

董 白 额

饶州乐平县白石村民董白额者，以脍牛为业，所杀不胜纪。绍兴二十三年秋，得疾。每发时，须人以绳系其首及手足於柱间，以杖痛捶之，方欣然忘其病之在体，如是七日方死。董平生杀牛正用此法，其死也，与牛死无少异云。

婺源蛇卵

徽州婺源县，绍兴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大雷雨。邑中有老树，蟠结数十围，震为数截。中藏蛇卵十余斛，或取碎之，每壳中必一物诘曲其间，如螭然。鸡猪食之辄死，小民食死猪肉者亦死。卵大小如弹丸，如小橘。去县十五里，有巨蟒同时震裂，皆疑其为蛇母云。予族人邦直，时为邑尉，尝取

其卵碎之，实然。

郑氏女震

婺州武义县郑亨仲资政，族中三女，从姊妹也，皆未适人。长者十八岁，次十四岁，次十二岁。绍兴二十四年二月六日，族有姻会，三女往观之。会罢，亲族相聚博戏，忽大雨震电，三女皆舍去，自便道小户欲还家，未至而火灭，共憩一小亭上。族人遣婢明灯视之，则皆仆地。其一已震死，裸卧雨中，衣服粘着柱间。其一体半焦，衣皆破碎。其一无所伤，扶归，明日方苏。问之，曰：“方行次，忽满眼黑暗，无所睹，遂惊蹶如睡，他皆莫知也。”身焦者数日方能言，亦不死。

郑升之入冥

衢人郑升之，宣和间为枢密院医官，后居湖州累年。尝往临安，於轿中遇急足持文书来，视之，乃追牒也。上列官爵姓名二十余人，郑在其末。读毕，即恍惚如醉，还家而病。前使亦至，呼之，遂随以行。路半明半暗，如月食夜。到冥府，使者先入。郑窥窗间，见两廊皆囚，而以泥泥其首。少顷，呼入。主者问曰：“汝当死，有阴德否？”曰：“无。”“尝从军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汝昔宣和中随诸将往燕山，有二卒得罪於将，欲斩之，以汝谏获免。又汝在京师时，好以药施人。有之否？”郑曰：“颇忆有之。”主者曰：

“有此二美，当令汝还。”取元牒判云：“特与展年放还。”郑拜谢。既出门，询向使者曰：“吾复活几何年？”应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将行，使者曰：“汝平生好饮，余沥沾几案间，积已数斗，须饮讫乃可去。”即举一瓮^②，甚臭，强郑令饮。饮至斗许，不能进。失手坠瓮，乃醒。又病一月方愈。自以阴限不明书年数，常恐死，乃别所知者，自还乡治冢地。明年，其所知者邢怀正孝肃为衢签，见郑之子，则郑已死矣。计其复生仅旬月云。

黄十一娘

福州侯官县黄秀才女十一娘，立帘下观人往来。一急足直入曰：“官追汝。”女还房，即苦心痛死。经日复生，曰：“追者与我俱行数十里，忽有恐色，曰：‘吾所追乃王十一娘，误唤汝。今见大王，但称是王氏，若实言，当捶杀汝。’我强应之。至官府，见三人鼎足而坐。中坐者乃我父也，望我来，即凭轩问曰：‘汝何为来此？’曰：‘正在帘内，为人追至。及中途，则言当追王十一娘而误追我，戒我不得言。’父还坐，谓东向者曰：‘所追王氏，今误矣。’曰：‘公何以知之？’曰：‘此吾女也。’东向者即命吏阅簿，顾曰：‘果误矣。’又笑曰：‘王法无亲，今日却有亲。’皆大笑，乃放我还。”

谢 希 旦

徐人窆思永，居洪州。妻郑氏方娠。绍兴二十三年闰十二月一日，思永梦洪州监税秉义郎谢希旦来，拜不已。思永不敢受，梦中愧谢。睡觉至亥时，妻生一子。旋闻寺击钟，问之，则谢生正以是时死矣。思永名其子曰“宜哥”。谢氏后知之云：“希旦小字实曰‘宜哥’。”则窆氏子为希旦后身昭昭矣。希旦，邵武人，亦知书。思永登二十四年进士，与予妻族有连，闻其说。

卢熊母梦

卢熊，邵武人，校书郎奎之子。绍兴二十一年，赴试南官。母樊氏梦数人舁棺木至中堂，曰：“此夫人母也。”号泣而寤。以告奎曰：“人言梦棺得官。若三郎者，恐有登科之兆。如君者，或有迁官之喜。今乃吾亡母，此何祥也？”奎未能遽晓。质明，出视事。既归，有喜色，遥呼其室曰：“吾为尔释昨梦矣，尔母何姓？”樊氏矍然悟，盖其母乃熊氏也。於是知熊必擢第，已而果然。

范 友 妻

张渊道，绍兴五年为右司郎官。兵士范友居于门侧，其

妻以九月二十四日死，已殓而未盖棺。翌日五鼓，张六参入朝，方传呼，范妻忽自棺中举手撼其夫。夫惊问之，曰：“适有数鬼来此，一判官绿袍，满面皆猪毛逆生，问我踪迹。答云：‘夫范友，本黄河埽岸兵士，因张郎中入西川，差为水手。后从至行在，今为院子。’判官颌之。方徘徊间，忽闻人呼‘右司来’。诸鬼皆奔散，独判官叹恨曰：‘收气不尽矣。’方出门去，犹未远也。”妻复起，能饮食，又十日竟死。

妇人三重齿

郑公肃右丞雍侄某，家于拱州。时京东饥，流民日过门。有妇人尘土其容，而貌颇可取。郑欲留为妾。妇人曰：“我在此饥困不能行，必死於是，得为婢子，幸矣。”乃召女僮立券，尽以其当得钱为市脂泽衣服。妇人慧而丽，郑嬖之，凡数月。一夕，大雷雨，闻寝门外人呼曰：“以向者妇人见还，此是饿死数，不当活。”郑初犹与问答，已而悟其怪，拒不应。旦而念之，欲遣去，又恋恋不忍，计未决。他夜，扣门者复至。郑骂曰：“何物怪鬼敢然！任百计为之，我终不遣。”相持累夕，妇人忽苦齿痛，通昔呻吟。天明视之，已生齿三重，极聩牙可畏。郑氏皆惧，即日遣出。形状既异，无复有敢取之者，竟死於丐中。会稽唐闾信道，郑出也。云少时闻母言云然，而失其舅名。

马简冤报

秦州人马简，本农家子，因刈栗田间，有妇人窃取其遗穗，为所殴，至折足而死，里胥执赴府。简长六尺余，躯干伟然。府帅奇其人，曰：“汝肯为兵，吾宥汝。”简从命，遂黥为卒。后童贯择健儿好身手者为胜捷军，简隶焉。兵罢后，从张渊道侍郎为仆。张公为桂林守，尝令曝画於檐间，简取三足木床登之，才一级，失足而坠，旁观者以为无伤。简起坐，大声呻痛曰：“损我脚矣。”拔所佩小刀欲自刺。人急视之，则髁骨已出，伤处流血如注。简曰：“方登梯时，觉眼界昏然，如人自空推我下，故跌。”乃自言旧事曰：“必此冤为之。”数日死。

陈升得官

邵武威果卒陈升，嗜酒，尝大醉，感其身世微贱，叹曰：“何日脱此厄？”少顷，如梦非梦，有人告曰：“明日为官人，何叹也！”升明旦醒，能忆其语，曰：“鬼神戏我如此，我何从得官！”其日薄暮，欲至军校之舍，闻一卒与军校耳语。卒既出，升随其后，与俱至酒家饮，又与之钱。稍醉，问之曰：“尔适告管营何事？”卒具以语之曰：“营中某人等谋乱，欲以夜半烧谯门，伺太守出救火，即杀之为变。”升亟与之同谒军校，三人偕列名走告于郡。郡守亟召兵官，密将他营兵，如状中人数捕之，皆获。狱具，悉斩之。告者

皆得官，升为承信郎。时绍兴十三年。

了达活鼠

吉州隆庆长老了达言：尝寓袁州仰山寺，与同参数人，约往他郡行脚。取笠欲治装，见笠内有鼠窠，实以碎绢纸，新生鼠未开目者五枚，啾啾然。达欲去之，恐其死，乃谢同行者，托以他故不往。又数日，五鼠能行，达以粥食饲之。每夕宿笠中，旬余始不见，其中洁然无滓秽。得净笠衣及茶一角，达意其窃以来，悬之僧堂，三日无取者。於是白主者告於众，以其茶为供而行。自是所至不蓄猫，鼠亦不为害。

鱼顾子

井度为成都漕，出行部，至蜀州新津。买鱼於江，其重数斤，命庖人鲙之。方操刀间，鱼跃入水中。庖惧得罪，有渔舟过其下，乃郑重嘱之，许以千钱，约必得如前鱼巨细相若者。渔人问向所买处，曰：“去此一里许，得之江潭窟中。”渔人即鼓棹往所指处。一举网，获长鱼以还。庖视之，乃适所坠者也。盖方春时，鱼产子苇间，其母日往来□之，至成鱼乃去，或母获则子不能育，故渔者以是候之云。

【注释】

①湮 (yīn, 音音)：敬，恭敬。

②窠：即窝字。

夷坚甲志卷第十四

开源宫主

刘允，字厚中，潮州海阳人。登绍兴。四年进士第。宣和甲辰，除知循州^①。命下，遽乞致仕。会朝廷以复燕云肆赦，虽已告老，并许复从宦。刘独不起，而出入闾里^②，饮食起居，了无衰相。亲旧交口劝勉，确然不回。明年春，丁母忧感疾，正昼忽起，呼其子昉曰：“有诏授我奎文殿学士。”昉听未审，复质之。刘挽其手，书“奎文”二字曰：“须为作昉子，辞不获命，则具谢表。”又数日，复言：“天官已除他人，吾免矣。”家人喜相贺。遂浸安，然绝不茹昉。至四月一日，又曰：“吾比得开源宫主，盖仙官之最清要者，吾甚乐之。”家人曰：“岂其梦邪！”曰：“非也。适有人报甚明，非久去矣。”即索纸笔疏数事，大抵以丧葬过度为戒。又三日，整衣起坐，呼二子昉、景，告以从治命，中夜而卒。前数夕，乡人李正甫梦谒刘，见吏卒盈门，云：“来迎新君。”其邻许氏妇，亦梦所居巷陌间，幡幢宝盖，飞扬杂沓。顷之，刘冉冉从导者而去。既卒数日，肌体柔滑如生，四支皆可伸屈，时方蒸暑，而色不少变。刘少时，当元祐甲寅中秋之夕，梦游一洞府，见塑像道装，青娥在旁指曰：“此公前身也。”既寤，作八诗以纪之。至是颇应云。其诗

曰：“银筑层台玉砌成，五云深映百花明。兽环响彻重门启，无限青娥喜笑迎一。青鬟前引度回廊，帘卷云间旧院堂。松桂满庭龟鹤在，俨然丰观道家装二。徐入东堂百步余，虚堂犹记旧来居。窗纱掩映琼签轴，尽是当时读遍书三。瞳眈瑞日照觚棱，溶曳祥烟远栋薨。松桧雅知人趣尚，风来偏作步虚声四。侧金坛畔虬松老，髻玉池边绶莺长。吟折紫芝香满手，数声鸣凤在脩篁五。兽炉烟和百花香，玉叶琼枝倚两旁。一曲云和鸾鹤舞，劝人争捧九霞觞六。云母屏间看旧题，醉吟阿母碧桃枝。群仙指点未“未”字疑误。题处，更乞凌虚白鹤词七。步出朱宫日渐移，青鬟罗拜问归期。尘缘若断人间世，看取蟠桃正熟时八。”潮人陈安国尝叙其事。昉后更名旦，仕至太常少卿，绍兴庚午，终於直龙图阁知潭州。景尝知台州。

漳民娶山鬼

建州人范周翰为漳州司理参军。郡近村民有以负薪为业而无妻者，久之，得一妇人，遂与归。以二笼自随，其家皆喜。唯民妹独见妇一足，不敢言。至夜同寝，日高不启门。父母坏壁以入，但白骨在床，发其篋，皆瓦石及纸钱耳。盖山魃类也。

王刊试卷

梁山军人王刊，字梦锡，初名某。尝梦至大官府，见巨

牌揭于壁间，有“王刊”二字，遂更今名。已而预贡，崇宁五年赴省。白昼遇黄衣卒于通衢，持试卷三通与之，刊愧谢，但有三百钱以劳之，曰：“我若及第，当厚报汝。”其人唯唯而去。遂以所得卷子入试，其年登科。竟不知为何人也。刊官至朝奉郎。

杨晖入阴府

绍兴二十二年，虔卒齐述叛。未扑灭间，吉州吉水县民杨晖，梦迫入阴府，见数百人身披五木，系庭下。主者责晖曰：“汝何敢与齐述为乱！”晖曰：“晖乃吉水村民，与述无干涉。”主者曰：“然则误矣。”即遣还。

吴仲弓

郑州人吴仲弓，建炎末知桂阳监。时湖湘多盗，仲弓一切绳以重法，入狱者多死。及得疾，绕项皆生痈疽，久之，疮溃，喉管皆见，如受斩刑者。一日，命家人作烝鸭，欲食未及而死。死之二日，司理院推吏忽自语曰：“官追我证吴知郡公事。”即死。时衡州人刘式为司理，亲见之。

芭蕉上鬼

绍兴初，连南夫帅广东，曹绅以宣义郎摄机宜。连公前

后所杀海寇不可计，或同日诛一二百人，曹皆手处其事，不暇细问也。以是论功，迁官至朝奉大夫，后为广倅。公宇在净慧寺，到官未几而病。每吏卒衙时，其家婢使咸闻寺后芭蕉林间有人声，或见人坐弃上，见群婢亦不惊。婢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来从通判索命。我辈二十六人，分四道寻觅，今我六人先至此。”曹闻之惧，力祷之，许以水陆醮设，皆不应。曰：“但相从去乃可。”曹竟死。未死前，一妾生子，遍体皆长毛，瘞之山下，经三日发视，犹不死，甚怪其事。盖冤鬼所托云。

董氏祷罗汉

乡人董燿彦明，三十余岁未有子。与其妻自番阳偕诣庐山圆通寺，以茶供罗汉，且许施罗帽五百顶以求嗣。董躬携瓶瀹茶，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，茶方点罢，盏已空。董祷曰：“岂尊者有意应缘乎？当以真珠庄严一帽以献。”既归，经旬月，妻手自裁帽，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。道士回，董有侍妾先见之，迎问曰：“道士归邪？”是月，妾有身。未诞之前，家人数梦一僧顶帽往来室中。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，才逾月间，闻人诵经声，虽正啼哭，必止。董为日诵《金刚经》一卷。已而每闻经，必欲前，如倾听之状。既过百晷，董偶问之曰：“汝酷爱此，岂前世曾诵乎？”儿急张目作老人声曰：“我曾念来。”董惊愕，再问之，遂不答。自是不甚食乳，既而有疾，将死，两目数开阖，如不忍去者。董拊之曰：“汝既方外人，去留皆任意自在，要行即行，何须尔！”即闭目。扪其体，已冷矣。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云。

王夫人

獻穆大主之孫李振妻王夫人，嫁十余年无子。嘗晚步家園，彷彿見一黃鳥飞舞樹間，戏逐之，即没於地。疑其异，亟呼童斫土視之，得黄金一块，如斗大。王祝曰：“此天賜妾也。虽然，暗昧之物，妾不敢当，但愿得一子耳。”遂归。明日，试再发之，已空矣。是月有孕，生子曰景直，崇宁末仕至工部侍郎。

舒民杀四虎

绍兴二十五年，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，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。行至舒州境，见村民穰穰^②，十百相聚，因弛担观之。其人曰：“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，其夫不胜愤，独携刀往探虎穴，移时不反。今谋往救也。”久之，民负死妻归，云：“初寻迹至穴，虎牝牡皆不在，有二子戏岩窦下，即杀之，而隐其中以俟。少顷，望牝者衔一人至，倒身入穴，不知人藏其中也。吾急持尾，断其一足，虎弃所衔人，踉跄而窜。徐出视之，果吾妻也，死矣。虎曳足行数十步，堕涧中。吾复入窦伺牡者，俄咆哮而至，亦以尾先入，又如前法杀之。妻冤已报，无憾矣。”乃邀邻里往视，與四虎以归，分烹之。

妙靖炼师

妙靖炼师陈氏，名琼玉，婺州金华人，年十有七。一日，邀兄游四明海中。兄乘舟，而妙靖行水上，阅数日，衣裳不濡^④。既还，语人曰：“我水中遇婺女星君，相导往蓬莱，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。”遂省悟，从此绝食，便能诗词，及知人间祸福。公卿士庶日往叩之，户外屦满。政和七年，郡守刘安上部使者卢天骥、王汝明等闻于朝，召至京师赐对，妙靖炼师对讫，即乞还山。师所居，前面葛仙峰，后枕仙姑坛，独处一室。邑宰柯庭坚赠诗曰：“绝粒栖神知几年，闭关终日更翛然。高风默与麻姑契，妙法亲从婴女传。功行素超三界外，姓名清彻九重天。凭谁与问西王母，师是金华第几仙？”赠诗者多，师独喜此篇。师作诗前后无虑数千首，弟昭尝曰：“诗词所言，其应如响，何从而知？”师曰：“声其里系，即仙官持簿来，五百年过去未来皆知。恐泄天机，姑以风花雪月为咏，而言吉凶寓其中。非苟知之，又且掌之。昨权无常县尉，管人间生死。后权阴典，管人间六犯事，谓道官钱、王逆不孝、奸盗、逾滥、故杀也。世人冒犯，故多夭厉。不犯者，三世中出神仙。近又管月台仙籍，凡士大夫聪明者皆上籍，若有功行，可作月台仙。大抵勉人以忠孝诚信。”至八九十岁容貌不衰。